

## 秋,草木声

□ 肥西 张建春

我听到草木的声音,在季节的循环里,湿润生命的情节,如同呼吸之于生灵。春天草木的声音温柔,她们多用花的语言,告诉人们美丽和温柔。夏天草木的声音热烈,她们是属于骄阳的,而又将太阳挡在外面,用荫蔽弥补太阳的过失。冬天草木的声音,躲在泥土里,她们和蚯蚓低语,一再提醒所有的梦呓,都要留给冰封的泥土。

我现在感受的是秋天草木的声音。陷于独坐,时光在我的身边流逝,我听到了草木的声音,在秋风中金属般铮铮,如是古筝的断句,又如陈旧的裂帛。秋天古铜色调,和金属声匹配,和古筝拨动的指头同步,秋草木的声音合着秋的心思。

昨天侄子从深山给我捎来树根,来前微信传来照片,问我是否要?树根是工程清表挖出的,我无犹豫,说要了。古老树根弃于一边,生命也就完结了。我栽下了她,用心地栽。栽的过程中,我听到了老树根的叹息,她算是背井离乡了,种种因素使然,还不知能否活下去。即便活了,无腿的树木,故乡永远只能是背影。我喜欢草木,十多年的写作日子,我的心中布满了草木的身影。草木时常和我对话,时常在我心的柔软处抹上一把又一把。对自己的前世我无所了解,但来生如可以预约,我一定要成为一棵草木,一棵开花结果的树,圆满地演绎过程。

草木的过程是令人欣喜的,尽管卑微,但她们在卑微中珍惜过程,把每一缕绿吐正了,把每一朵花开满了,把每一个果结实了。人生反而做不到这些,往往萎顿,将一些事做残了。

突然就感到,我栽下秋天的深山树根,是在栽下来世,和我追定的希望。这些天,我的泪点特别低,一汪泪时有破圩之势,伤秋吗?是,也不完全是。所栽的老根历经了磨砺,有斧砍的痕迹、火烧的遗存,但她没有失去活力,仍在斧砍火烧中抽出枝条,枝头缀满了小小的花蕾。这花蕾是老根留给春天的语言,现在锁住嘴巴,是为了在一年春季的开始,作新鲜交待。花蕾不说,我能猜到。也因为花蕾,我对栽下的树根充满了希望和期待,她会

活下去,护花性是植物天性,如同人钟爱亲情,亲情让人饱满。

秋风的瑟瑟之声,是草木的枯叶发出的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秋让草木生苦,而之前的甜是贮在草木心中的。在草木之声的四季变换中,我爱草木的秋声,这声音有古意,古筝声中有江湖。江湖幽深,大有文章可读。如若春天的草木之声是抒情诗,而秋天草木的声音就是明清小品文。诗歌停留眼眸,小品文进入心跳。小品文分行可为诗,而诗歌聚拢了就成为文辞不通的乱弹了。或许是我的偏见,春天草木的声音乱心性,秋草木的声音足以镇定。不过,清者自清,又和植物分季节的声音何关?

一年去八公山,也是秋天。秋天八公山下草木萧萧,荻花乱舞,茅如尖刀,树影狰狞,果然是一个草木皆兵的地方。两军交战,心为上,所谓上兵伐谋,皆在心中。风声鹤唳,草木的声音在一些时候是尖叫,直扑人的血脉。草木皆兵,秋天最好使了,十面埋伏,古筝的演奏最为适宜。

我立于草木皆兵之地,秋阳升起,风过耳,一片金属交葛之音,就差擦出火花了。秋不过是个驿站,有心的人听话听音,将秋脉搏听准了,给自己留下印记。有的人匆匆而过,连秋的喟叹也没听明白。秋天的驿站人来人往,多向有目的的地方张望,谁也没注意,落下的目光早被草木戳穿。

少年时读《红楼梦》,怎么也喜欢不起林黛玉来,小心眼人儿,病恹恹,娶此般人,如何持家过日子?后来终是读到,林黛玉伴音乐而去,这株绛仙草枯萎时,还是发出了自己的声音。泪无声地流了下来,林黛玉是让贾宝玉干净的人,对于我又何尝不是?秋天草木的声音让我干净,可以沉缅,可以毫不疑虑地捧起。

这个秋天,我的心愿好简单,就是栽下的树根能成活,就是一段秋风可以裁成数截,可以交给我深爱的人,为其祝愿和祝福。我心纠结,秋天的草木可听到,那跳动合在你们之间。窗外红枫一片,其声娓娓,倒是抒情达意的。



秋水长天稻田 王照祥/摄影

## 黄山吟草三阕

□ 合肥 张武扬

### 鹤踏枝·阳产土楼遐思

鳞次层楼夯土处。山脊苔梯,盘道旋仰俯。社祚相延依石础,角檐昏晓纤云抚。

滴翠薰风衔草露。桑葚茨梨,郭外迷烟树。夕照竹篱云默许,暖黄高竿题诗否?

### 忆秦娥·再游呈坎

水口揽,隆兴桥巷微声渐。微声渐,塔光桥影,古泽枫染。

青砖黛瓦窥龛嵌,聚藏八卦荷风澹。荷风澹,东舒祠谒,一生无坎。

### 朝中措·访碧山书局

遥浮绿黛碧云空,夕照映楼中。书壁八窗远眺,神驰万象临风。

追光逐影,藏收一院,吟咏鸣虫。数点古今随梦,炉香天井梅红。

## 金融血脉

□ 北京 刘学升

岁月如歌,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,联想我家70余年,祖孙4代都从事金融工作且坚守本色,我的心中不禁备感自豪。

幼时,我喜欢听爷爷讲过去的故事。慈祥的爷爷经常抚摸着我的脑袋,说他在解放前曾经参加过军、打过仗,并担任过隶属于新四军领导的银号主任,他的首长是彭雪枫、张爱萍。每当随部队转移或急行军,爷爷就将银号里的钱币装入袋子带上,并不顾生命危险,精心护卫,以防落入敌人手中。我问爷爷什么是“银号”?爷爷说:跟你爸爸上班的银行差不多。我似懂非懂。1986年,安徽省人民政府为爷爷办理了离休手续,国务院为他颁发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书》。2005年9月,爷爷获得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、中央军委颁发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纪念章。2007年8月,爷爷因病去世,享年83岁。

父亲是个参加工作40多年的“老金融”,他在1964年从安徽银行学校毕业后,被分配到地处皖东北的五河县人民银行工作。1979年中国农业银行恢复,父亲从县人民银行调入县农业银行工作,历任会计股股长、储蓄股股长、信合股股长,会计师职称,直到2005年退休。父亲退休前,经常深入农村,为乡村会计上辅导课,调研、检查和指导乡镇农行营业所、信用社的工作。父亲的足迹,几乎遍及全县每个乡村的每个角落,他的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以及一言一行,均表现出对党的金融事业的无限忠诚。如今,每当有人

谈到我的父亲,仍然对他怀有钦佩之情。

我的少年时代就是跟随父亲在县人民银行、农业银行度过的,金融事业荣耀的光环,时刻罩在我的心头。记得小时候,每当我看到一捆捆“大团结”(1980年版10元面值人民币),经常觉得莫名其妙,不知它们是如何将一座座高楼大厦从祖国的土地上神奇地耸起,使人民的生活一步一步走向富裕。1992年,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同年,我从部队退伍被安置到五河县农业银行工作,先后经历出纳、会计、保卫、文秘等岗位。1996年,国务院《关于农村金融体制改革的决定》要求成立农发行分支机构,我从农业银行调到农发行工作。

1998年3月,国家开始实行粮棉油流通体制改革,我担任农发行驻库信贷员。当时,农发行的信贷员有其特殊之处,就是每3至5天深入粮棉油购销企业查账核库,不折不扣地做好党中央、国务院赋予农发行的粮棉油收购资金封闭管理的任务。我在驻库信贷员的岗位上干了一干就是7年,发放了近百亿元的粮棉油收购资金,没有出现任何差错。那段时光,令我难忘。

每次看到我一身汗水从乡下归来,满头白发的父亲总是对我欣慰地笑,眼中流露出无限的赞许。父爱是真切的,父子的心是相通的。父亲就是榜样,他在参加工作时获得的一张张奖状,如今已被我的一本本荣誉证书所继承。我深深地知道,爷爷虽然

去世,父亲业已老去,但他们曾经“闯关叩卡踏浪行”的艰苦跋涉的精神,却在我的心中永存,并为之不断践行——从支行到分行、从分行到总行,这种精神,一直像血脉一样根植于我的身体,使我的思想得到净化,灵魂得到升华,时刻不忘自己肩负的责任。

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后,成为一家金融杂志的一名编辑、记者。儿子对金融文化情有独钟,他在领导的鼓励和支持下,虚心学习,勤奋敬业,自己除了深入采访外,还主动向金融机构约稿,积极联系有关事宜。经过不断历练,儿子进步很快。蓝图已绘就,奋进恰当时。风华正茂的儿子,目前正激情满怀,对前景充满无限希望。

每次回到家里,与父亲谈心,他都勉励我:多立事业志,少动名利心。我知道,爷爷在世时,也经常用这句话勉励父亲。现在,我也经常用这句话勉励儿子,同时加了一句:名人所做并非都出名,凡人所做并非都平凡,伟大往往寓于平凡之中。我希望儿子亦能遵循父祖的谆谆教导,甘于奉献,做出一番事业。

爷爷和父亲在金融工作中,也曾遇到困难与挫折,但他们并不气馁,始终深怀对党的忠诚之心、对国家的感恩之心,高扬风帆,迎难而上,乘风破浪,勇往直前。当他们用汗水创造出辉煌,才发现以前所走过的每一个日子,都充满着对党的金融事业矢志不渝的无限赤诚。